

芭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高约丈许,茎柔软,柄粗壮;重皮相裹,外青里白;叶面宽展,色呈碧翠;系艺圃庭院之雅物。

我的书斋“清虚庵”窗前,植芭蕉一株;一年四季,绿意婆娑。闲暇窗下读书,正如明张岱在《陶庵梦忆》“天境园”一文中所写:“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每当秋夜雨窗,倚窗听雨,雨滴芭蕉,闻之淅沥清越,愁绪萦怀。

古典诗文中,芭蕉常与雨声、愁情联系在一起。宋吴文英《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秋雨已歇,风吹蕉叶而起的飕飕凉意,也足令羁旅之人愁绪

芭蕉小记

程明清

满怀。“雨打芭蕉”不是愁情愁绪的代名词;芭蕉绿荫匝地,翠色欲流,清新脱俗。宋代杨万里《咏芭蕉》一诗,写满了悠闲与惬意:“骨相玲珑透八窗,花头倒插紫荷香。绕声无数青罗扇,风不来时也自凉。”一树芭蕉真是“潇洒绿衣长,满身无限凉”。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喜欢为芭蕉

吟诗作词;芭蕉不只是诗人的最爱,它亦受到很多丹青妙手的青睐。明姜隐的《芭蕉美人图》,画面敷色清淡,一丛葱茏苍翠的芭蕉旁,几位仕女姿容娇媚,神情淡然而清纯;这帧《芭蕉美人图》细润工致,颇得古人之妙,时称能品。今人齐白石的《芭蕉书屋》、林壖

的《芭蕉少女》,笔墨清雅,明丽清新。张大壮笔下的美人蕉,妍丽清润,潇洒飘逸;既有秀美动人之美姿,又有傲视群芳之气;其不愧被称为“现代恽南田”。

蕉竹配植是最佳组合,有“双清”之称。蕉能韵人,与竹同功;竹可饒诗,蕉可作字;芭蕉乃天授名笺。古代大书家怀素,家境清贫,学书无纸,种蕉万本,以供挥洒,其所居曰“绿天庵”。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好吃的是樱桃,我爱的是芭蕉。每逢晓露夜月,“清虚庵”窗外碧蕉一丛,弄月成影,诗意盈庭;蕉影楚楚,动人心神;我最爱芭蕉那一抹秀色清影。

秋千

刘平

春光。草地。小男孩。年轻女人。小男孩很快乐,也很好奇。他牵着女人的手,一路走一路问——

妈妈!那是什么花?满天星。妈妈!那是什么花?指甲花。妈妈!那是什么花?串串红。妈妈!那是什么花?野花。小男孩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像要了解整个春天。女人一遍又一遍给小男孩解答,像要把整个春天都教给孩子。

小男孩的目光突然被前面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两棵树之间,有一个空荡荡的秋千。小男孩有些兴奋起来,拉着女人的手朝前奔,说,妈妈!秋千,我要坐秋千。

女人跟着小男孩小跑起来。

看着秋千,小男孩又有些害怕了。女人的目光温柔如水,鼓励孩子,不怕。有妈妈保护。女人抱小男孩坐上秋千,一只手扶着孩子,另一只手轻轻推秋千绳,秋千轻轻晃动起来。妈妈!我害怕。小男孩又说。女人笑咪咪说,不怕。有妈妈保护。

秋千缓缓来回晃动,小男孩真的不怕了,还觉得很有趣。

女人推秋千绳的手慢慢加力,另一只手也不再扶着孩子了。秋千荡起来的幅度越来越大,差不多有90度。后来,孩子说,妈!您不推了,我自己来。女人松开了手。孩子坐在秋千上,双手紧紧抓着绳子,借秋千的起伏挺身、下压,力量的传导,让秋千越荡越高,几乎有180度。女人说,小心点!别摔着。孩子在秋千上哈哈大笑,大声说,妈!没事。

这时候太阳出东山头大约一丈高的样子。秋千在女人面前几乎荡成了一个半圆形,荡到高处的时候,女人

须得仰视,她发现秋千比太阳还高。女人心里开始有些紧张,她希望孩子荡得轻一点,别摔下来。她说,荡轻一点,别摔下来。孩子正享受着一种刺激的快乐,坐在秋千上肆无忌惮在幽蓝的天空中划着漂亮的半圆,他呵呵朗声大笑道,妈!没事。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孩子终于不小心摔了下来。女人赶紧跑过去,伸手扶孩子,说,哪里摔着没有?孩子一骨碌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衣服说,妈!没事。

孩子又要上秋千,女人不让,担心再摔着。孩子执意要上去,因为,他拒绝不了荡在秋千上的那种快乐。

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啊!随着秋千从低处荡到高处,从高处滑向低处,孩子眼里的风景也在不断变换,就像灵动的万花筒一样。荡到高处的时候,整个草原几乎都尽收眼底,那么辽阔、气势磅礴。草原上有散落的牛羊;东边的远方还有一个波光粼粼的湖泊,湖泊上空云雾缭绕,阳光透过云雾洒在湖面上,整个湖就像一块空灵的水晶。西边远处有一片红枫林,阳光下,一大片绚丽。红枫林边上,似乎有骑手在策马飞驰。孩子非常喜欢秋千荡到高处感觉,荡得越高,就越看得远、越能看见更多更美妙的风景。因此他每次都很用力,似乎恨不能荡到天上去。

孩子荡着秋千在半空中划过的一道漂亮的弧线,成了女人心里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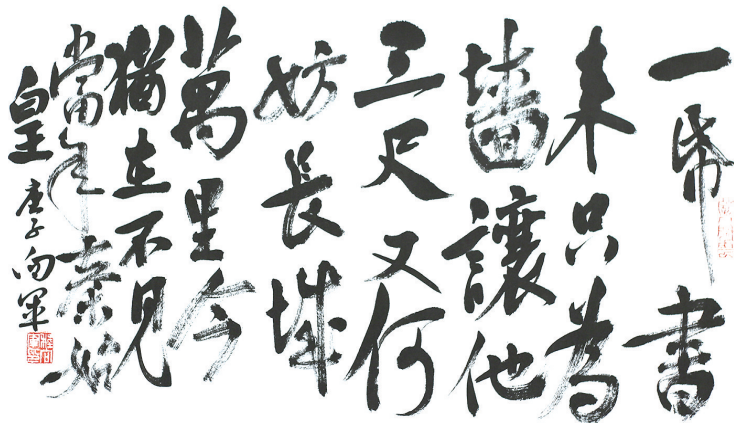
太阳往西山头下滑的时候,孩子从秋千上下来了。他陪女人坐了一阵,说,妈!您也坐坐吧,挺好玩的。女人说,我害怕。孩子说,妈!不怕,有我保护您。说着,就小心翼翼扶女人坐上秋千。

一只手扶着女人,另一只手轻轻推秋千绳,秋千轻轻晃动起来。我害怕。女人又说。孩子笑咪咪说,妈!不怕。有儿子保护您。

秋千缓缓来回晃动,女人真的不怕了,还觉得很有趣。

孩子一直一只手扶着女人,另一只手轻轻推秋千绳。秋千荡得很温柔,幅度很小,60度的样子。女人坐在秋千上,脸上笑咪咪的。夕阳照在她身上,照着秋千,像一幅画。

这时候,女人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而那个小男孩,也已是一个饱经生活历练的中年汉子了。



书法 向军 作

麦熟

姜宝凤

小满过后,我不禁想起了家乡的麦子。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记忆里沉淀着家乡遥远岁月里的麦子,那是烙在我心灵上的一枚永远也抹不去的胎印。或者说,那是维系着我与家乡种种情愫的一根纽带。故乡大片的麦田,像金色的海洋,风吹过时,会掀起层层叠叠的麦浪,那寄托着乡亲们无限希望的麦子,一棵棵挂着颗粒饱满的穗子,荡漾着丰收的喜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寥廓的天空下,布谷鸟开始叫了,一声声清脆嘹亮地呼唤着村庄,麦子黄了,快来收割啊!父亲噙着旱烟锅来到麦田,掐一根麦穗扣于掌心,双手轻揉慢搓,吹去麦芒、麦皮,手心里便留下了干净的麦粒,扔几粒在嘴里嚼了嚼。他满意地点点头,浑浊的眸子顿时鲜亮起来。父亲回到家从厢房的土墙上取下生锈的镰刀,用手轻擦些水在磨石上,一下一下把镰刀中那些已休眠了的刚性与韧性唤醒。第二天天未亮,一夜辗转未眠的他便和母亲早早来到了麦田,无比娴熟地收割着麦子。父亲割麦时精神抖擞,裹挟着尘土的汗水从他褐色的脸颊上滚下来,就像露水滑过荷叶,流进眼睛和嘴里,涩涩地痛,可父亲顾不上擦拭,一连几天忙到夜幕低垂。麦子收割完了,父亲和母亲也苍老了许多。所以从我记事时起,每

年到了麦子收割的日子,总要跟着大人到麦田里去干活,割麦是农村的一项繁重劳动,虽然那时我不甚懂事,但清楚记得每次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那片波涛起伏的黄澄澄的麦海和挥汗如雨的父母,幼小的心灵总有一股难以遏制地对劳动的敬畏与感激。

当最后一块麦子,乘坐着父亲的独轮车来到打麦场时,这一年来最耗费体力的厮杀才接近尾声。后来我离家到外地读书,依旧怀念着那漫山遍野如向日葵般颜色的麦田,那一阵阵浓郁的麦香滋养着我的成长与向往。如今我坐在城市的高楼里,每当麦熟时节,我的耳畔总能浮现出家乡的田野里鼓胀的麦粒撑破麦穗发出的美妙声音。此时此刻,我的父母和乡亲们也许正紧张地挥舞着镰刀,晶莹的汗水折射出点点碎金般的夕阳;也许他们正在打麦场上忙碌,如山的麦堆像被太阳烤熟了的焦黄喷香的大面包;也许他们正在灶间做饭,新磨的面粉做成了鱼花馓子,幸福的脸庞氤氲在升腾的炊烟里……这也是我对家乡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眷恋。

我想,正是那些家乡的麦子,无数次催生我感恩的回忆,让我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道道黄土般深浅不一的划痕。也因为有了它们,生命才变得温暖、厚重而美好。

